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为英国人民声辩

[英] 约翰·弥尔顿 著



7015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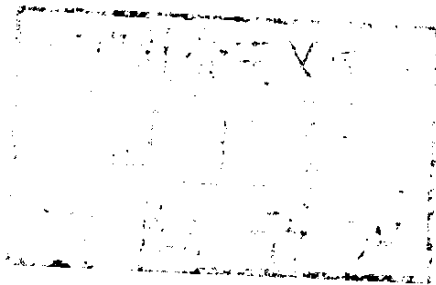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701561

为英国人民声辩

[英] 约翰·弥尔顿 著

何 宁 译



200127950

商 務 印 書 館

1982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为英国人民声辩

[英] 约翰·弥尔顿 著

何 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6

1958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 年 7 月北京第 6 次印刷	字数 226 千
印数 10,400 册	印张 9 7/8 插页 5

(60 克纸本)定价：1.2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弥 尔 顿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反封建的革命斗士

——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弥尔顿

高 崧

弥尔顿(1608—1674)是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斗士。他出生在伦敦一个钱业公证人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即纯洁的教徒，是反对英国官方教会的一个基督教支派)，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并擅长音乐。家庭教育对弥尔顿的思想有深邃的影响，他从小就爱读书，特别爱好文学。以后又接触了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主张依凭理性认识世界。他十六岁入剑桥大学学习，对学校中开设的中世纪的陈腐课程和烦琐哲学颇为厌恶，便把兴趣寄托在文学的研究上，并决定要做个伟大的诗人，使自己成为“一首真正的诗”。在这个理想的驱使和鼓舞之下，弥尔顿孜孜不倦地勤学苦读，在课余之暇，常常燃上一枝蜡烛，置于案头，吟咏名人的诗集，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不管严寒酷暑，始终不辍。就在他求学的时候，他已开始写诗和哲学论文，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清教徒的道德精神，也反映出他对古代文化和民间创作的传统的热爱。1632年，弥尔顿在剑桥大学毕业，父亲原希望他去做教会的牧师，他看到当时的官方教会十分反动，官教的教士都是一些荒淫堕落的人，他不愿与这班家伙为伍，于是在家自修，专心致志于诗的创作，并研习希腊文和拉丁文。

弥尔顿的早期作品，著名的有“愉快的人”、“幽思的人”、“力息达斯”和“科马斯”等抒情诗，特别是“力息达斯”，这是英国文学中有名的三大哀歌之一。弥尔顿虽然是一个清教信奉者，但是他并

不象一般的清教徒那样，对人生抱着拘谨、禁欲，甚至对欢乐采取敌意的态度，他热爱生活，歌颂爱情，尤其是纯洁高尚的爱情，表现出他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独具一格的诗人。弥尔顿对希腊的古诗有极高的造诣，他的诗体和风格有许多是仿自希腊古诗人的，但是弥尔顿的诗绝不是希腊古诗的摹版，他的诗富有独创精神。弥尔顿的拉丁文素养，在求学时期已为人所称道，经过多年的自修和研习更为精通，他后来就在革命政权克伦威尔政府中担任拉丁文秘书的职务，“为英国人民声辩”和其他一些政论、小册子就是用拉丁文写的。

1638年，弥尔顿取道巴黎到当时文化中心的意大利去旅行，在意大利，他会见了被天主教囚禁的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伽利略，伽利略坚持真理的精神给了弥尔顿很深的印象。在弥尔顿正准备继续东去漫游希腊的时候，国内传来革命即将爆发的消息，他立刻打消旅行的计划，载欣载奔，赶回国土参加斗争。

弥尔顿选择了政论和小册子作为他的战斗武器，他首先向封建王朝的支柱——官方教会开火，回国不到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写了五本有关宗教自由的小册子，给王党和官方教会以有力的打击。

英国的资产阶级对封建王朝的不满，是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以后也就从这两方面的斗争逐渐发展成为革命运动：一个方面是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宗教“异端”——清教反对箝制人民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官方教会；另一个方面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阶层利益的议会议员，为限制和削弱查理王朝的权力（特别是关于税收、专卖等直接触犯资产阶级财产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前一个斗争是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后一个斗争则是直接的政治对垒。弥尔顿在回国初期，参加革命斗争暂时还只是在思想斗争方面。

议会与国王政府的政治斗争，很快地转为公开的武装冲突。

当时国内支持国王的力量只是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而议会却拥有许多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和富足地区的支持，力量的对比对于资产阶级十分有利。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内部的力量却不团结，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地主”最富有阶层的长老派（即教会改革拥护者，是清教中的右派）在议会中拥有多数，而且领导着军队，他们惧怕民主运动甚于惧怕国王政府，所以，他们只是消极地、勉强地同国王进行着斗争，一有机会就企图和国王妥协；对人民却采取抑制的态度，以种种借口控制人民的宗教和政治思想。具有高度革命热情和坚强斗志的弥尔顿，眼看着当时革命的主要危险，并不是来自对面的敌人——王党，而却是来自革命内部的妥协派——长老派，他就写了一本“论出版自由”的小册子，向议会慷慨陈词，力争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他在书中说：“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他的意思是说：长老派不给人民自由的罪恶，同查理王朝一样，为人民所深恶痛绝。弥尔顿警告长老派，不要过河拆桥，压迫革命的战友。

长老派因为不能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动向和利益，很快就失势了，代之而起的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即宗教自由的拥护者）。弥尔顿并不是独立派成员，但是他的思想、主张很接近独立派，他竭力支持克伦威尔，参加争取共和制的斗争。

独立派执掌革命权力以后，在革命公众特别是农民的支持下，对查理王朝采取了比较坚决的革命措施，在内战重开时，他们一举击溃了王朝的武装，逮捕了国王查理一世，并在1649年1月将查理送上断头台。“真命天子”被处死刑，君主制废除了，成立共和国，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破天荒的大事，在英国国内外的反动派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继之而来的是对革命政权的谴责、污蔑和辱骂。当时流传着一本冒名查理一世本人写的书（后来查明是一个支持王党的主教戈登所作），叫做“神圣君主的偶像”，大肆反宣传，

把国王美化为至賢至聖，污蔑革命公众杀死国王是大逆不道，这本书很能迷惑人心，因为人们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对弑君的罪名还是十分畏惧的，于是举国上下都陷在惶恐的气氛之中。这时，迫切需要革命的坚决派站出来讲话，駁斥反动派的謠言，稳定革命公众的信心。弥尔顿就是这样的革命坚决派，他大义凛然地发表了“偶像破坏者”这本小册子，针锋相对地给予反动派以反击，并且严正地指出：人民完全拥有廢除和处死暴君的神聖权利，这本小册子给革命政权以極其有力的支持。当时弥尔顿已經受革命政权的聘任在共和政府中工作，这是他参加革命政权工作以后，取得的第一批胜利。

反动派的威胁和謾罵，并没有因为弥尔顿的小册子出版，就馬上消声匿迹。这固然表明了当时弥尔顿的声望，还不足以懾服那班王朝的文人学士，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于革命政权尚未巩固，王党依然拥有一定的势力。查理一世被处死不久，王党就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拥立查理一世的兒子，称为查理二世的为国王，作为反革命活动的旗帜，他們并勾結大陆上的封建王国，主要是法国路易十四的王朝，企圖扑灭共和政府，实行复辟。当时法国有一个頗有国际声望，然而却是反动無耻的拉丁文学者撒尔美夏斯，接受了查理二世的委托，充当污蔑和攻击英国革命政权的喉舌，发表了“为英王声辯”一書，公然为查理王朝和專制政体辯护，这本书比“神聖君主的偶像”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它不仅混淆英国国内的视听，而且影响国际輿論，如果讓这种反动宣傳得势，剛剛誕生的英国共和政权就会处于極其不利的地位。弥尔顿为了拯救革命，保衛新政权，徹底摧毀敌人强詞夺理的詭辯，在1651年和1654年先后用拉丁文写了“为英国人民声辯”和“再为英国人民声辯”两本小册子，給予他的論敌以坚决的、致命的反击。

这两本小册子是弥尔顿的精心杰作，也是他最著名的兩篇战

斗性的政論文獻。弥尔頓为了写這兩本小冊子，可以說是用盡了他的學力和才力，在寫作之前，他本已一目失明，第一本小冊子寫成之後，因勞累過度完全失明了。儘管詩人自己失卻了光明，但給人民却掃除了黑暗，正如他自己在小冊子中所估計到的，小冊子的出版“大大地幫助人們在心理上解除一個大迷信”。

弥尔頓的這兩篇政論，不僅顯示出了他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熱情，而且表現出了他的堅強不餒的鬥爭意志。他的愛憎極其鮮明，他一面痛斥撒尔美夏斯以及其他支持王黨的人是流氓、無賴，一面盡情地歌頌革命、贊美自由。他說：“對胆敢謾罵別人的人，也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弥尔頓並不是僅僅從義憤出發，以謾罵回答謾罵，他說：“我堅信對方是充滿了欺騙、奸詐、愚昧和妄測，而我們則掌握了真理，擁有理性之光，並且有最偉大的歷史實踐和理論作根據。”他為了徹底摧毀論敵的論據，給論敵以無可挽回的打擊，他對於論敵所提出的論據、例證或掌故、史實幾乎一無遺漏地作了深入的考察，他採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筆法，從自然法到神律，從萬國公法到各種經典，旁征博引論證人民完全有權執行對暴君查理一世的判決，把論敵的詭辯一一揭穿和駁倒。弥尔頓以他的稟賦和對革命的忠誠，完滿地執行了這項光榮而艱巨的戰鬥任務，掃清了籠罩在人們心靈深處的一切陰霾和毒氛。

在這場緊張的戰鬥中，有這麼一個插曲：他的論敵撒尔美夏斯被批駁得理屈詞窮之後，在 1653 年竟羞愧而死。繼續出來為垂死階級效勞的是王黨集團中的一個無耻文人莫魯斯，他不敢暴露自己的名字，害怕一旦遭到反擊，同撒尔美夏斯一樣弄得聲名狼籍，便匿名寫了“王族向上天控訴英國的弑君者”一本小冊子，企圖進行垂死的掙扎，弥尔頓的“再為英國人民聲辯”，就是針對這個論敵而寫的。莫魯斯比撒尔美夏斯更是不學無術，在人格上更加下流卑污，他對英國革命已經找不到任何可以攻訐的論據，於是對弥

尔頓的失明进行人身攻击，并捏造弥尔頓的經歷加以中伤。弥尔頓为了粉碎論敌的無耻誹謗，在他的答辯中用了一小部分篇幅作了自叙(为了更好地了解弥尔頓的生平，可以先看一下这一段，在本書的 258 頁到 265 頁)，并且对为論敌所攻击的其他革命同志，特别是弥尔頓所最敬仰的人——克倫威尔作了声辯。这第二回合的战斗，可以說是輕而易举地就把他的論敌击潰了，王党分子的掙扎就这样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弥尔頓对于承担这项斗争任务，感到莫大的光荣。他說：“对于这些謾言，戰場上的坚甲利兵是無能为力的，所以他們(指革命公众——引者) 委托我用完全另外一种武器来捍衛他們在上帝指示下完成的光荣事業。我当然認為他們的决定对我个人是一个極大的荣誉。”

胜利的喜悅盖过了失明給詩人所帶來痛苦，他毫不后悔在写作时沒有听从医生的忠告，他早就坚决地表示过：“我情願为自由而牺牲我的目光。”他所感到美中不足的和遺憾的，是由于自己身体的孱弱，沒有能及早地写好他的“声辯”，因而使得反动小册子竟能逞凶于一时。失明之后的詩人，对革命依然充滿了热情和信心，他在給他的学生西里亞克·斯金納的一首詩中說：

我还能勇往直前，
忍受着一切。
你要問什么在支持我？
朋友，是一种認識：为保衛自由，
为完成这全欧聞名的崇高任务，
我才累得失明。即使我沒有
更好的指引，这种思想就足以
支持我了此塵緣，虽失明而無疚。

这里所謂的“全欧聞名的崇高任务”就是指撰写“为英国人民

声辩”这本小册子。斗争是取得胜利了，但革命政权并没有巩固下来，这对于我们的诗人来说，真是万万料想不到的。暴君已被推上了断头台，支持暴君的王党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按理革命应该从此一帆风顺，可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更是如此。在克伦威尔死后，国内又出现了纷乱的局面，掌握了政权的大资产阶级，唯恐革命继续深入下去，对他们不利，就急于结束革命。在这个时候，他们所感到的主要危险已不是封建王朝，而是革命的人民了。于是他们转而与已经被推出历史舞台的王党结成同盟，把矛头对准他们曾赖以取得政权的革命公众——广大的农民和起义士兵，就这样，查理王朝复辟了。

革命坚决派的弥尔顿，对这样的历史，更正确地说，对这样的现实，自然表现出无比的愤怒，1660年3月他发表了“建设自由共和国的简易办法”一篇论文，希望挽救革命，可是复辟已成事实，这篇论文除了表现诗人对革命的忠诚和坚强的斗志外，已经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复辟的王朝，对这位反对“为英王声辩”，而却为“英国人民声辩”的革命斗士自然不会轻轻放过，弥尔顿被复辟政府逮捕了。

在这艰难的岁月，对革命者的忠诚是更好的考验，许多曾经也喊过反对王党，拥护共和的人，现在竟背弃共和而去谄媚王朝，这些投机分子、无耻之徒是变节了；而诗人弥尔顿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灾难，毫不妥协，他坚持自己崇高的革命理想，继续挺身为自由和共和而战斗。复辟王朝对他竟是无可奈何，他们以为他已经失明，对复辟王朝不会再有什么危害，最后不得不把他释放。

诗人在这二十年的革命斗争年代里，只写了一二十首的十四行诗，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写战斗性的政论和小册子上去了。在革命失败后，他的晚年，才又致力于写诗，用诗作武器继续战斗。

弥尔顿的著名诗篇“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就是王

朝复辟以后，他在失明的状态下自己口诵，请别人笔录写成的。在“失乐园”和“复乐园”诗篇中，他通过当时英国独树一帜的古典圣经文体，利用圣经的形象反映出革命人民对王朝复辟的愤慨心情，以及他对君主政体和封建压迫的深恶仇恨。在“力士参孙”这部悲剧中，弥尔顿刻画了一个用生命的代价战胜敌人的力士形象，力士参孙是个盲人，正是他自己的写照。他以此号召人民参加反抗复辟的斗争。

1674年11月8日，伟大诗人与世长辞。他来不及看到他在这些诗篇中所鼓吹的坚持革命思想，在1688年“光荣革命”时期所起的影响。其实，弥尔顿的革命理想和战斗精神不仅在当代有极大的影响，在一百多年以后，美国的独立运动和法国的大革命甚至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都从弥尔顿的政论和诗篇里得到许多启发和鼓舞。

弥尔顿的一生经历了十七世纪的四分之三。这个时期欧洲大陆还基本上沉睡在封建的铁链之下，荷兰尽管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它的影响并不显著，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敲开了近代史的门槛。弥尔顿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变时期，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出如此坚强不屈的精神，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无愧是他的时代的巨人。作为文学家的弥尔顿，他在发展英国进步文学的传统上，更是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革命的浪漫主义者雪莱和英国宪章运动时期的诗人，都曾给予弥尔顿以崇高的评价。

1958年9月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弥尔顿而作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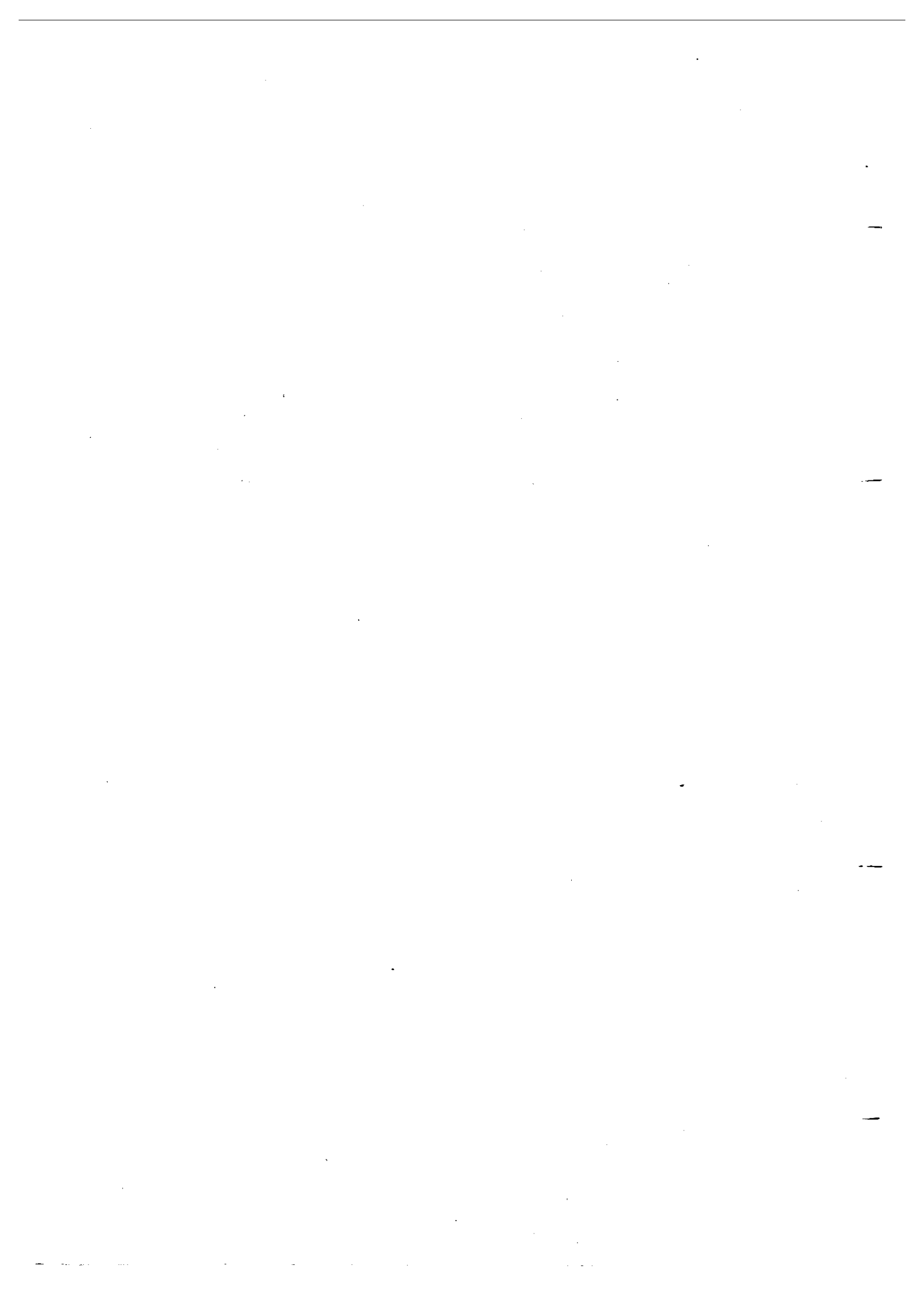
英国人弥尔頓为英国人民声辯,駁斥克劳底 斯·撒尔美夏斯的“为英王声辯”

序言.....	5
第 一 章.....	21
第 二 章.....	33
第 三 章.....	62
第 四 章.....	88
第 五 章	108
第 六 章	137
第 七 章	145
第 八 章	156
第 九 章	175
第 十 章	185
第 十 一 章	193
第 十 二 章	196

英国人弥尔頓再为英国人民声辯,駁斥無恥 的誹謗性的匿名書“王族向上天控訴英 国的弑君者”



英国人弥尔顿为英国人民
声辩,駁斥克劳底斯·撒尔
美夏斯的“为英王声辩”



序 言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撒尔美夏斯的“为英王声辩”是一本堆砌词藻，言之无物的书。我在这本“为英国人民声辩”里如果也象他那样的话，便显然也应当被称为一个喋喋不休和愚拙不堪的辩护者了。但任何人即使在写一个极平凡的题目时，也不会匆匆忙忙地不写一个结合内容的开场白。现在我写的几乎是所有的题目中最伟大的一个，我当然不会把序言省掉，同时也不会写得过于简短。我希望达到的只是两个迫切要求的目标：第一，为英国人民辩护的事业是全人类震烁古今的和最值得纪念的事业，我愿竭尽所能，并愿不致捉襟见肘。第二，我曾指责我的论敌愚拙不堪、堆砌词藻，但愿我本身能不蹈此覆辙

我所要说的并不是卑微琐屑的事，而是一个最凶暴的国王如何蹂躏法律，摧残宗教。他临政时是如何纵欲狂乱，并如何在战场上终于被他奴役已久的子民所俘获。此后他又如何被监禁，并且在他的言行都让人认为忍无可忍而感到失望时，终于被我国枢密院判处死刑，绑赴他的宫廷门前当众梟首。此外我还要说明这一判决是根据哪一系统的法律，尤其是根据哪一种英国法律作出的和执行的。这一点可以大大地帮助人们在心理上解除一个大迷信。我们英勇而高贵的同胞对世界一切国家和人民都有极大功劳，我将十分自如地为他们声辩，并驳斥国内外一切谩骂者的恶毒污蔑，其中特别要驳斥这个胸无点墨的诡辩家，他竟充当了这帮人的头目。试问世界上一切高高在上的君主有谁的至尊权位曾象英国人民的这样光辉灿烂呢？我们摆脱了世代相沿、长期统治的迷信之后，用审判的方式镇压了由从前的国王变成现在的敌人的人；

讓他作法自斃，用他自己制訂的法律懲處他。原先在兆民之中唯独他自称有神聖权利，可以不受法律懲罰。但他自己要是發現有他那样行为的人也一定会加以極刑，所以我們也就照样毫不犹疑地把他这个罪犯处以極刑。

我們人民到处都异口同声地証明，这事情是在上帝亲临监督下进行的；那么我为什么說这是人民自己作出的呢？上帝常常根据自己無穷的智慧將驕橫不可一世和放縱無度的国王推翻，并把他全家連根斬絕。至于我們則是清楚地听到上帝的命令，才下决心挽救已經瀕于危殆的自由与安全。我們只尊奉上帝为领导人，遵循他到处留下的神聖足迹。因此我們所走的路不是黑暗的而是光明的。我們遵循他的指引。如果我認為仅仅通过我个人目前的辛勤劳动，就可以十分完滿地說明这些事实，并且为这些事实留下一个万世傳誦的史冊，那我就大錯而特錯了。誰能有这样雄偉磅礴的辯才，誰能有这样洋溢縱橫的才情来担当这样一个偉大的任务呢？許多世紀以来，世界上只有我国找到了一个人配得上記述这些偉大的英雄人物和强大的国家的業績，这种光輝而神奇的事業决不是人力所能达成的，这显然是全能上帝的業績。試問这样一个人能不能目空一切地說單憑他自己的文笔和言詞就能記述这樁事業呢？

我們共和国的杰出人物却多方勉励我承担这个事業。希望把这个仅次于事業本身的工作托付給我，讓我捍衛这个事業，駁斥那些誹謗中伤的謠言。对于这些謠言，戰場上的坚甲利兵是無能为力的。所以他們委托我用完全另外一种武器来捍衛他們在上帝的指示下完成的光荣事業。我当然認為他們的决定对我个人是一个極大的荣誉。他們特意从众人中把我挑选出来，讓我一往直前地襄助我国英勇的解放者。我自幼就燃燒着一股热情的火焰，它一直在敦促我；叫我如果不能自己去完成一个偉大的事業，至少也要

歌頌一個偉大的事業。但我不敢自信這些有利條件，於是便祈求神助，我祈禱一切恩惠的賜與者——偉大而神聖的上帝。我們光榮的自由先驅者在戰場上擊敗了驕橫的王权和不可一世的暴君，最後又用深得人心的審判徹底地結束了暴政。不久以前，我也曾體無完膚地駁倒了國王本人；他就象從坟墓里爬出來似的，在他死後發表的書里，當着人民面前用奸滑邪僻的字眼大聲喊叫^①。因此，我祈禱上帝，讓我現在也同樣獲得庇佑，徹底駁斥并摧毀這個外國修辭家的謾言調語。

他是一個外國人，同時又是一個文法家，而自己還一再否認是個文法家。他不滿足於文法家的賑濟金，而要來管人家的閑事，他裝腔作勢地瞎過問國事，甚至還是外國的事。然而除開他的裝腔作勢和文法以外，他既不能緩和這樁事情，也沒有帶來使人諒解的其他東西，根本他就不值得這樣過甚其事地審定。如果他在我國用英文把他現在用拉丁文寫的東西發表出來，我想誰都會認為根本不值一駁。一方面因為這些都是屢遭破產和極為平庸的，另一方面縱使是贊成國王的人，對這些聲名狼籍的“專制經”也將退避三舍；連最卑賤的奴隸也不能甘心忍受。然而他現在却把這些人神共憤的東西向外人傳布。他們完全不了解我們的事，因此得到了一個完全虛假的印象。所以我們就必須把事實充分地告訴他們。同時，對胆敢謾罵別人的人，也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假如有人問我們為什麼竟容忍他在這樣長的一段時間里，大搖大擺地悠來晃去而沒有受到一點損害，當我們默不作聲的時候，却眼見着他洋洋得意地陶醉在勝利里？關於這一問題，旁人怎麼

^① 查理受刑後十天，曾出現一部名為“神聖君主的偶象”(Eikon Basilike)的書，據傳是他本人的日記。後來發現是主教戈登的偽作。彌爾頓曾針對這書，寫了一部名著“偶象破壞者”(Eikonoklastes)加以駁斥。——譯注。

說我可不知道，至于我个人则可以肯定地声明：象这样一樁正義的事業決不難找出詞句和理由來聲辯。要是我有功夫，而且身體又能讓我操勞執筆的話，我早就寫了。但由於我體力仍然十分孱弱，所以只能斷斷續續地寫，幾乎每一個鐘頭都要中斷，而這個題目卻又需要心神專注地加以研究。我國的救星，我們光榮同胞的不朽事業已經是名震全球了，如果我因為體弱而不能拿起号角來參加儀仗隊的行列歌頌他們，至少我也希望自己能自如地來為我們的事業聲辯說理，反擊這個可惡的村學究，駁斥他的謬言以及其從職業性口吻中發出的狂吠。如果自由十分沉寂，而奴役制度卻大放厥詞；假如暴君能夠找到辯護者，而力量強大足以征服暴君的人卻找不到，那麼自然法則和法律就遭殃了。如果上帝賜與人類的理智不能為人類的生存、獲救、和合乎自然的平等找出更多的理由，而只能為人類被獨夫壓迫、摧殘等事找出理由，那麼事情就非常可悲了。但我可以精神煥發地來從事這個崇高的事業，因為我堅信對方是充滿了欺騙、奸詐、愚昧和妄測，而我們則掌握了真理，擁有理性之光，並且有最偉大的歷史實踐和理論作根據。

以上所說的都是引言。但我們的任務既然是批判，那麼就讓我們首先考察一下他這部傑作的名稱吧。這書名說明什麼問題呢？“查理一世至查理二世王室辯護書。”你從父親一直辯護到兒子？這真是一樁偉大的事業，不論你是誰，你要是不把這事辯贏了才怪哩！撒爾美夏斯，當初你用一個假名躲過了一場官司，現在你竟根本不署名，但我卻要把你召喚到另一種法庭和另一種法官面前來。在這裡你可不能象往常在課堂里一樣拚命地討得人家叫“好”或“別鬧，聽著”。但這篇王室辯護書為什麼要獻給國王的兒子呢？這根本用不着我們拷問，他自己就直認不諱：“費用是國王支付的。”好一個貪婪而知道要價的訟棍！要是國王不給錢，你就不會給你所謂的“聖明”國王查理一世和最窮困的國王查理二世寫

辯護，不是嗎？你这个老流氓！你假用“國王辯護書”这个名称，一定是想不讓自己遭受耻笑。你既然已經出賣了這本書，当然它就不再屬於你了。按照法律來講，它的确应当屬於國王。這本書是一百金雅可布^①成交的，这对一个穷困的國王說來，已經是一笔可观的款項了。我說的事大家并不是不知道。是誰提着一个珠子做的錢袋把这一百个金幣送到你家里去的，我很清楚。我也知道是誰看到你伸出一双貪婪的手，假裝去拥抱送礼的宮廷牧师，而实际上則是紧紧地抱住了这一宗礼物。你得了这一笔錢之后，國王的金庫就空了。

那时某人亲自出台了，只見門响处，主角姗姗地走將出来：

各位看官請听着；

細听我乾綱不振的人^②說分明。

不管你是怎么一回事，那回你比往常都显得趾高气揚。“不久以前，我們聽說英国竟有一帮人神共怒的东西用該遭咒罵的陰謀犯下了弑君的滔天罪行。这一可怕的消息不但駭人听闻，而且震动人心，給我們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傳播这一惊人消息的人必定有一支劍，比彼得拔出的那支还長^③，要不然听话的人就一定具有一种特別長的耳朵；因为事情相距得这样远，竟然也把他們伤了。其实除开笨蛋的耳朵以外，它不可能伤及任何人的耳朵。我們在國內把敌人和卖国賊处死，这对你們外国人又能有什么伤害呢？你們是不是有誰受了伤害呢？至于被处死的人是平民、是貴族还是國王豈不一样嗎？撒尔美夏斯，你最好还是管管自己的事吧。我有一个“駭人的消息”要告訴你，如果这个消息不在所有的文法家

① 英鎊名，發行于詹姆士一世时代，約值 22 先令。——譯注。

② 撒尔美夏斯有惧內之名，这是作者譏笑对方。——譯注。

③ 据聖經約翰福音記載，犹大出賣耶穌后，有大祭司領僕人來捉拿耶穌，彼得曾拔劍削去僕人的一只耳朵。——譯注。

和批評家的耳朵里留下更深的伤痕，就会使我吃惊了，因为这些耳朵非常嬌嫩，而且很溫順。这消息就是“撒尔美夏斯可怕的粗鄙無知在荷蘭杀死了‘亞里达古’^①，犯下了弑君罪。”因为你这位偉大的批評家受了国王金錢雇佣来替国王写辯护，但你却作了一个令人作嘔的開場白，听起来很象被人雇去哭灵的女人那种假号啕，除了傻瓜以外，就沒引起任何人的感伤。同时，你剛写到第一句末尾，你那举不胜举的粗鄙無知就逗得剛打开書的人哈哈大笑。請問什么叫“*Parricidium in persona regis admitttere*（在国王的身份上犯了弑君之罪）”？什么叫“*in persona regis*（在国王的身份上）”？誰的拉丁文会用这样的字眼？除非你是在告訴我們說，有某一个假腓力——某一个伯金·瓦貝克^②冒充国王在英国犯下了弑君罪，要不然，你就是說，有人对一个国王的扮演者或伪装者犯下了謀杀罪^③。这句话，我認为你說的比你知道的情形还要巧。因为暴君并不能算真正的国王，他只是一种伪国王，只是国王的面具或牙笏。总而言之，你这种法国式的拉丁文錯誤到处都是。我倒不会来处罰你，因为我根本沒有功夫，只好讓你的同行文法家来处罰你。我將要把你送給他們作笑料，讓他們用鞭子把你赶出去，这样对他們是有很大好处的。

我們最高官員下令对国王执行死刑，你竟說是“一帮人神共怒的东西用該遭咒罵的陰謀”干下的勾当。流氓啊！过去我們的王国是强大無比的，現在我們的共和国更是强大無比的；對我們的事業，实际上任何国王都沒有說出什么有失恭敬的話，难道你就这

① 希臘文人名，原义是杰出的王子，此处是嘲笑对方在辯护时反而伤害了小查理。——譯注。

② 十五世紀覬覦英国王位者，后因起兵称叛被击败，又因牽入夺取倫敦塔陰謀被絞杀。——譯注。

③ 拉丁文此处应用第五格，作 *in personam*。撒尔美夏斯用了第六格，所以便具有作者所指出的兩種意义。——譯注。

样来給我們的議案和法令編排名目嗎？

因此，清高的荷蘭人，解放祖國的先烈的忠實後裔，把這篇危害一切民族自由的暴政辯護書用公告加以嚴厲貶責，這是完全正確的措施。至於對這辯護書的作者則應把他從一切自由國家驅逐出去，或不許入境：尤其是供養你這樣一個不知感恩而與共和國為敵的人的那個國家更應當如此。他正象攻擊我們一樣在攻擊這個共和國的基础和事業。實際上他企圖用這一篇辯護書一舉破壞我們兩個國家，讓我們全都徹底垮台。他在指着我們的名破口大罵那些杰出的自由戰士。請你們自己想想尼德蘭聯省共和國最杰出的議會吧，想想是誰策動這個王權擁護者寫文章，是誰在不久以前企圖在你們中間立一個王，他們商量了一些什么，有些什麼企圖，最後在荷蘭全國引起了什麼騷亂。要不是那個魯莽的青年人最近適時地死去了^①，而使荷蘭重新獲得喘息的機會，試問目前的情形會變成什麼樣子？奴役的命运和新的君主是不是又給你們安排好了呢？你們經過多年戰鬥，爭取到的自由是不是又將瀕于危殆了呢？

可是我們這位先生還在繼續大放厥詞，扮演他那奇特的悲劇：“不論是誰聽到這個消息”（無疑這是撒爾美夏斯所說的因粗鄙無知而弑君的消息），“馬上就象被閃電击中一般。他們立刻震驚得毛髮豎立，并鯁泣難言。”這簡直是自然哲學家聞所未聞的奇跡，被閃電击中了會使頭髮豎立起來：但誰又不知道這一伙卑鄙的胆小鬼一聽到稍微大一點的聲音，馬上就象被雷击中了一樣呢？誰不知道他們這時一定會流露出那慣常的一副傻相呢？他說有些人“不由得就哭起來了，”我想這些人都是一些嬌弱的宮女和比她們

^① 指西班牙腓力二世的兄弟唐·賀昂，1576年任尼德蘭總督，他重新挑起鎮壓尼德蘭的戰爭，1578年擊敗尼德蘭軍隊，但在同年，唐·賀昂死于瘟疫，尼德蘭人對西班牙專制制度的鬥爭才順利地展開。——譯注。

感情更加脆弱的人。撒尔美夏斯本人在这一伙人中经过一种新式的变形也已经成为撒尔美茜小姐了，他那连夜赶制的假泪水之泉，将要把他自己的男子气荡涤净尽了。因此，我提出警告，提醒大家注意：

撒尔美茜，依势胡为，
誰受愚弄，丈夫气微。
来时男子，去时女辈，
泪珠一滴，转眼娇媚。

他又说：“实际上他们更加勇敢了，”（我认为他说到勇敢的人时是不能不令人肉麻地做作一番的）“他们心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几乎难以自制。”这种疯子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去理会。但我们将以能自制的真勇敢来击败你这种疯颠的狂吠。

“诚然，没有一个人不咒詛这种骇人听闻的恶行。”但你刚才又说，他们鲛泣难言。如果你说的就是我国那些亡命徒，那么就让他们一直鲛泣到今天而说不出话来吧！因为我们肯定地知道，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没有旁的，只有詛咒。一切善良的人都厌恶他们，但并不惧怕他们。至于其他的人，尤其是自由人民，当国王就刑的消息传来以后，谁也不会奴性根深地诽谤我们或认为我们的事业是一种罪行，这是无法令人置信的。其实所有正义的人都說我们的事业完全是正义的，甚至还感谢上帝以这样卓越而辉煌的正义事例给所有的君主上了有益的一课。

我不知道那些“铁石心肠的野蛮人”到底是哭谁的“可悲可泣和曠古未有的謀杀”。我说，让他们和那一位巧言令色、愚笨不堪的代言人“从君主之名出现的时候起，开始去哭，尽情地痛哭吧！”试问哪一个小学生哪一个隐修院的小辅理僧从这一个王室坍塌的事件中所能作出的修辞学练习，会不比这位王室代言人的文章更流畅、更象拉丁文呢？

如果我这样通篇逐句地駁斥这个人的謾言譎語，那是完全不必要的；但一定叫我这样做我倒也很願意，因为有人說他是十分趾高气揚、不可一世。不过他是連篇累牘、杂乱無章地写了一大本不堪入目的書，甚至把它当成自己的盾牌，就象特倫斯^①所描写的士兵，縮在第一綫后面一样。这真是他的一条妙計，縱使叫精力旺盛的人去指出所有細节来，也会感到疲劳不堪而無法駁斥他。但我在这个開場白中，至少还是举出了一个例子，讓善于思考的讀者在开始时就嚐嚐这个人的滋味。当我們在某一頁中嚐了这几道冷盤以后，就能知道往下他打算用怎样的山珍海味来款待我們。他竟写了这样洋洋大观一厚本，但在一开头(最不应当的地方)就表现出他是堆砌了多少愚蠢而又幼稚的廢話。

往下我將非常称庆地撇开他那些廢話連篇的喊叫。这些字紙只能拿去包魚。同时，就我們的事件說来，我深信，我們議会所公布的一切，將比这个厚顏無耻的小人所說的謊言和誹謗更受到所有公正的外国人的重視。这个人受到我国亡命客和国家公敌的雇佣，当他們向他嚼了許多舌根并下令叫他动笔时，他就毫不犹疑地把这弥天大謊湊成了这本书。

他根本不問自己写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神聖的还是邪惡的，他早把良心拋到九霄云外了。我完全用不着另請証人，只要把撒尔美夏斯本人請出来，大家就可以看清这一点。他在自己所写的“論教皇統治机构”一書中写道：“教会何以要从主教制回到使徒时代的”長老制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因为主教制給教会帶來了一种比以往可怕的分裂还坏得多的惡習气，主教制給教会帶來的瘟疫，使整个教会匍匐在邪惡的專制主义之下，甚至还使国王和元首、長官处于被奴役之下。教会要是鏟除整个神职体系，便比鏟

① 羅馬喜劇家。——譯者。

除一个为首的教皇要好得多(見該書 196 頁)。鏟除主教制和教皇制,对于教会的好处是很大的。主教制一廢,以此为基础的教皇制便不攻自破了(見該書 171 頁)。我認为在已經摒弃教皇制的国家中,尤其有理由鏟除主教制,保留这种制度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一个改革如果在这方面沒有完成,便是不徹底的。教皇至尊地位已經鏟除了的地方,便無法提出任何理由或根据來說明主教制应当或可能予以保留(見該書 197 頁)。

他在四年前,虽然写了这一套以及其他許多东西,可是現在当英国議会投票表决說,主教制“不但应当从上院中取銷,而且应当徹底根除”时,他竟如此虛伪無耻,以致在这一段文章中猛烈地攻击英国議会。他甚至还用前述書中力斥主教制的那些理由来維護和宣揚主教制。他說:“主教是必須有的,”“必須想方設法加以保存,否則千百种瘟疫式的教派和异端就会在英国滋長起来。”狡猾的叛徒啊,你难道能無耻地在宗教問題上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嗎?我說,你簡直是在出卖教会!你大声疾呼地为教会的神聖教規辯护,其实是想等候有利时机給它更大的侮辱,甚至推翻它。

任何人都知道,当議会兩院迫切希望按照其他教会的方式改革我們的教会时,曾決議廢除主教制。但国王首先否决这一法案,接着又为这一主要原因而向我們开战。但最后証明失敗的是他自己。現在讓你去吹嘘你为一个国王作了辯护吧。你徹底地出卖了而且攻击了你原先所支持的事業——教会的事業,你应当受到教会最严厉的譴責。

現在我們不妨回过头来談一談英吉利共和国的政体。你这个一文不值的游方学究,你的桌子里和夾子里塞滿了烏七八糟的陈篇廢紙而又不去管它,其实你应当把它清理一下。但你却自討沒趣,要来管別人国家的閑事,那么我就对你,或者对比你更聰明的人提出这个簡短的答复。我們的政体是我們这一时代的紛爭所能

容許的政體，這不是理想的形式，而是互相傾軋的惡徒能容忍的形式。但任何人在黨爭的痛苦中拿起武器保衛國家時，如果只和思想純潔而沒有受污染的一部分人發生關係，並進而排斥或鏟除其餘的民眾或黨人，甚至由於本身的慘痛經驗而從此完全廢除國王和上議院，那麼他們的行為便是完全合乎正義的。

你大罵我們的“最高樞密院”，甚至还大罵你自己想象出來的“樞密院主席”！你夢中虛構的這個最高樞密院根本就不是最高的，而是由議會當局指定 40 個議員組成的，它的存在也有一定期限。樞密院中的任何人都可以被選為主席。同時，我們的議會，即我們的元老院，他有一定成規，選派出少數的議員，賦與他們特權，可以在任何地方集會，並構成類似小元老院的機構。他們往往把最重大的事務托付給這些人，以便作更迅速而妥當的機密處理。例如海軍、陸軍、財政以及平時和戰時的一切事項，都是這樣處理的。這個機構不論是稱為樞密院或其他什麼名稱，其名稱雖新，實質上還是很古的。沒有這個機構，任何共和國都不能合理地處理政務。

關於國王的受刑以及我們的革命等問題，現在你不必叫嚷，你不必用那種絕妙的姿態來傾吐你的惡言惡語。在這方面我將和你對壘。你雖然仍作困獸之鬥，我却要一章一章地證明“根據什麼法律，什麼權利系統和什麼審判”（以上都是你自己的話）做出了這些事情？假如你堅持要問“什麼權利、什麼法律？”那我就要說，根據的是上帝和自然法則所指定的法律，一切為了共和國的安全而做的事情都應當認為是合理合法的。以往的賢哲們就這樣答复過你這種人。

你雖然攻擊我們不該“廢除長期確定的法律”，但你卻沒有說這些法律究竟是好是壞。縱使你說了，也不值得一顧。歐婁斯先生^①，我們的法律到底關你什麼事呢？我們要廢除許多法律，取消

^① 拙劣的警句家。——譯注。

許多訟棍，那也是為了基督的事業。你恨得咬牙切齒，因為“任何張三李四，土里土氣的農民、完全不是出身於貴族的人以及默默無聞的人，竟然都認為自己有資格做這些事情。”其實你應當記住，不止聖經上，而且連抒情詩人都告訴過你：

上帝的神力無邊，
可將至尊者與至卑換位。
可使榮耀者受屈辱，
可使隱藏的財富重見天日。

同時我還要提醒你：你所謂“完全不是貴族”的人，有些決不次于你們國家的貴族，另外一些人則在創造門第，以勤懇和品德膺得爵位，他們比任何高貴的貴族都可以當之而無愧。他們寧肯讓人稱他們為“土里土氣的農民”（土地是他們自己的）却要在自己國內辛勤地勞動，而不願象你這個地無立椎、家無片瓦、一文不值的草包和紙老虎騎士，犧牲色相在人家的國家奉承人家的顏色，博取主人的恩賜來張羅度日。相信我的話吧，你要不是善於在陌生人中賣膏藥、發小冊子，並且知道小冊子的行情，人家早就不讓你在那裏游蕩，而把你趕回老家去了。

你攻擊我們的官員，因為他們“容納了各教派的渣滓。”他們為什麼不能容納這些人？教會可以把他們開除教籍，但只要他們不違犯國家法律，官吏就不必把他們驅逐出境。人們組成政體的目的是：“過安全和自由的生活，不受摧殘和侵害”，而加入教會的目的則是：“過虔誠和敬神的生活”。政體所具有的是法律，教會所具有的是教義教規，兩者迥然不同。正是由於政府和教會的裁判事宜渾然不分，才造成基督徒之間連年相互廝殺的慘境。也正是由於這一點，我們才不能忍受教皇制。我們與其說它是一種宗教，不如說它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主教專制政體，它違反了基督本人的誠律而掠奪了許多世俗的權力。

至于說“独立教会派”的問題，在我們中間根本沒有你所說的那種独立教会派，只是你才有這種看法。我們這裡只有一些不承認在個別教会上还存在其他等級或宗教會議的人；同時也認為這種宗教會議，是神職人員體系的一個支派，甚至是它的主体，应当連根拔掉，這一點和你的見解是相同的。独立教会派的名称从这才流傳下来。

我已經看出，你的企圖是在煽動所有的國王和君主，使他們將來不但仇恨我們，而且還要對我們發動最殘酷的戰爭。過去密司立德蒂企圖煽動所有的國王反對羅馬人^①，他的理由雖然和你有所不同，但所用的誹謗却和你完全一樣。他說羅馬人企圖推翻所有王室，不容許任何神聖和人間的事情妨礙他們。并說他們的一切從開始便都是用暴力奪來的，說他們是一群強盜，是王權的死敵。密司立德蒂寫給阿爾薩斯的國王的信中就講了這樣的話。你本來只能在課堂上胡謔一些不倫不類的幼稚園修詞學，究竟是什麼使你具有不自量力的信心，讓你認為只要你吹起了戰爭的号角，就能不露面地慫恿一個乳臭未干的王子開仗呢？你的聲音又是這樣微弱難聽，我想你縱然給荷馬的老鼠當了号兵，它也不會向癩蛤蟆開戰！

象你這樣一個眾所周知的孱頭鬼，用枯燥無味的語言在外國國王中間蠱惑煽動，我們根本就不怕你能煽起什麼戰爭的危機。你造謠（你大概是在講笑話）說我們“拿國王的腦袋當球拋，拿皇冠當鐵環滾，把王笏倒過來當丑角的笏杖。”你竟然認為用這樣的幼稚語言就能激起國王和王子輕動干戈，你的傻瓜腦袋才最適合于裝在一個笨蛋的笏杖上哩。你大聲疾呼地向各國呼喚，但我很清楚，他們根本就不会理你。你甚至呼喚那些野蠻而喪失人性的愛

^① 密司立德蒂六世，公元前 131—63 年間小亞細亞東北部的本都國王。——譯注。

尔蘭渣滓帮助保王党,仅这一点就足以衡量你的惡毒和愚蠢,看出你在魯莽、瘋狂和不信宗教方面是超越一切人的。因为你竟然不惜叫一个狂热的民族助桀为虐。这种人都是以不信神这一点相交結的,他們滿身沾滿了無辜公民的血污,就連国王本人也望而生畏,或至少也要故作畏避。利用爱尔兰人的陰謀这一層,既使国王本人也都尽力掩飾,并尽力洗清这个殘酷污点,但你这个兩足动物中最卑鄙的家伙,却褻瀆神灵玷污人类,竟然胆敢公开承認这一点。就这样干下去吧,把你的褲帶紧一紧,加把油为你的国王去辯护,还有爱尔兰人做你的帮凶給你捧場哩!

一开始你就小心翼翼(憑良心說,这真是必要的小心)不讓人家怀疑你企圖搶夺圖里(西塞罗)^①或狄摩斯提尼^②的演說家的桂冠,你在序言中說:“做得象个演說家是不恰当的。”你真聪明,一切办不到的事,你都能看出来是不适合你的!真正了解你的人誰又会認為你能当演說家呢?你从来没有把一句話說順了,或者說明白了,同时你也沒有說过一句饒有趣味的話,而却象第二个克利皮諾或腐朽的希臘人策策斯一样,一心想写而不問写得怎么样,其实你挖空心思也难写出好东西来。

你說:“这樁事業將在全世界面前受到审判,就象請全世界的人来开庭审判一样。”这正是我們切盼的;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希望和我們出庭对簿的人通达事理而有智慧,不象你这样莽撞而笨拙。你真象拿着鞭子的厄甲克斯^③一样,是个悲剧中的英雄,你竟囁囁地說:“我对这些人的不公、不敬、不信、不仁的罪行將向皇天后土呼吁,使他們在服罪之后再受后世譴責,我將揭露这些罪犯。”好一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43,羅馬演說家、政治家和哲学家。

② 狄摩斯提尼公元前385?—322,希臘雅典演說家和政治家。

③ 特罗伊战争中的英雄,曾搶救出阿喀琉斯的尸体。后發瘋,誤認羊群为希臘战士,以鞭击之。清醒后因羞慚自杀。——譯注。

段画龙点睛的結語啊！你这个沒头腦、沒知識，狂吠乱叫的小訟棍，生来就只能拾人牙慧，抄襲剽窃。你难道真正自認為能写一些足以流傳后世的文章嗎？相信我的話吧，后代的人会把和你这些东抄西襲的廢紙一起送到垃圾堆里去；但你这篇王室辯护詞倒可能会被人拿着对照我的答辯来看，因而在長期擱置之后，也許会有人去翻一翻。我要請求荷蘭国尽快地从宝庫中把这份宝贝——根本不是宝贝！——扔出去吧，讓它爱流傳到那里就流傳到那里。只要我說明这里面究竟塞滿了一些什么样的廢話、蠢話和狂妄無知的瘋話，我想它就会很快地湮沒無余了。現在請看他將怎样“揭露”我們这些“罪犯”吧。